

南湖头条

李柏林

外婆的蒲扇

可如今的自己再不会把老人的这些话当做事实。那个时候的外婆,在我眼里是个什么都懂的人。夏天,她总会摇着蒲扇在院子里给我讲《白蛇传》、《西游记》,讲那些古老的故事,而我也总是依偎在她的身旁听故事,每当她看到我因好奇睁大眼睛的时候,她就很自豪地摇着蒲扇学说书先生一样卖关子。

我喜欢听外婆讲故事,明明是神话故事,被她讲得都好像是真实看到的一样。于是小时候的每个暑假,我都跑到乡下的外婆家,听她讲我没有见过的生活,与小伙伴在水间山中嬉戏。

那个时候的我,在城里还有女孩子的模样,说话低声细语,胆小怕事。可到了乡下仿佛野了一般,捉知了,爬树,摸鱼,外婆看到后,总是在后面拿着蒲扇追喊,让我回去。

乡下总是停电,在那些炎热的夏天,我们坐在院子里,外婆一边用蒲扇为我赶走蚊子,一边说那些古老的故事。因为白天玩得累了,不知不觉中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外婆仍旧在我床边摇着蒲扇,我揉揉朦胧的睡眼,说道,外婆,你怎么起来这么早,外婆这才笑着说,怕你热,所以一直给你摇蒲扇呢。

那个时候我感觉蒲扇仿佛成了外婆的宝贝,外婆用蒲扇打不听话的小孩,用蒲扇驱走蚊虫,用蒲扇让我睡个好觉。

有一次放假,我随爸爸妈妈去看外婆。到了外婆家,发现外婆和堂弟脚上都穿着布鞋,我从来没有穿过,于是便哭着也要。外婆赶紧买来材料帮我做鞋,可是我们待一宿就要回去,鞋子也并不是一天就可以做完的。结果在我走的时候,外婆还是把新鞋子放在了我的面前,我惊讶地夸外婆是个魔术师。后来才知道,外婆为了做鞋子一夜没合眼,只为了让我高兴。

等到我再长大一些,便有了自己的生活,再也不像小孩子一样,贪恋于摸鱼爬树。每逢暑假也都待在家里,很少去乡下了。曾经的生活是有趣的,可是我已经过了那个年龄,我每日都在家里上网,看电视,已无法再理解曾经童年时的快乐了。即使去了外婆家,也不再有那么多的话语,我也不需要再听外婆讲故事了,反而是我给外婆讲那些学校里的故事。

后来上了大学,我每年只回去两次,和外婆见面的机会更少了。她偶尔也给我打电话,但却不再像以前那样健谈,言语中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一个劲地问我在那边生活如何,吃的如何。有一次,我偶尔提及,在外面坐车

都是要投硬币的,我每次为了硬币都需要花掉不必要的钱。说完之后我也没有在意,只是发发牢骚罢了。

可是那年正月去外婆家拜年,外婆趁几个弟弟妹妹都出去的时候给了我一个盒子,打开一看,里面全部都是硬币。我好奇地问她哪里弄的,外婆才告诉我从那次的谈话中,她知道了我需要硬币,所以从那开始外公外婆就开始收集硬币,买菜剩的钱但凡有硬币就塞进这盒子里,攒了大半年攒了这些。外婆不善表达,但是她毫无修饰的言语却触动了我的内心。

今年冬天,我又去看了外婆,她比以前苍老了很多,儿孙都不在她身旁,她开始习惯于沉默,不再像我小时候,总是给我讲那些让她骄傲的故事。如今的她只会听我讲大学里的故事,只是静静地,静静地听着,甚至我不知道她是否听明白了我的生活。

可是外婆的墙上,仍然挂着一把蒲扇,那蒲扇上面落满了灰尘,已经好久没有人用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外婆家添置了很多电器,外婆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拿着蒲扇纳凉,而我再也不会依偎在外婆的怀里听故事了。可那把蒲扇,却记载着曾经我和外婆的故事。



“外婆,你看那月亮里当真住着嫦娥吗?”外婆忙用蒲扇打掉我悬在半空的手指,告诫我千万别指,月姥姥可是会夜里来割耳朵的。我听了害怕,很恨我那只不听话的小手,于是夜里睡觉一直抱着头,生怕月姥姥割了我的耳朵。

至今每每看到月亮,还会想到这件事,

笔端流云

瑞雪花语

潘新日

时常把雪看作是天宫的落花,雪花飘零时的洋洋洒洒,让人联想到了飞舞的花瓣,抑或飘舞的轻纱,点缀着这个世界,让本来萧条的冬季妩媚起来,有了生机。

雪花飘落时,品着香茗,心里静静聆听素雅的雪语,婀娜的身姿和晶莹的水袖,早已熟悉地芬芳着,和温暖的轻音乐相伴,雪花的啾啾显得逊色,透过轩窗凝望一朵朵洁白\久违的花,在为谁而凋谢?

雪的花语是乡下调落的民谚,这冬天的纯洁,高过弥漫的炊烟,那份朴实,覆盖了树林,覆盖了小河,覆盖了村庄,小溪潺潺,是它最柔软,最绵长,最透明的低诉。

倾听瑞雪花语,白雪遗落的惊喜,愉悦着小城和村庄,美丽的憧憬,如梦如幻般痴痴地期盼着,那一片美好,不是所有人都能体味的。最喜欢欣赏它那柔和的姿态,翩然地飞落,落花的心犹如一条幽幽长径,连着碧绿,连着洁白,连着笑声。来自天国的瑞雪,丰富了小村的表情,幸福的心就这么

一天天茂盛开来,不知不觉间,闻到了花香。

花语绵绵,这天地间最朴素的情感,温文尔雅、俊俏飘逸,让生活有了纯洁,使人间有了圣洁面容,闪着灼灼光芒,照耀着小城和乡村,那一树树童话,年轻了老人的心。

不知道还有瑞雪花语,化了的黎明,潮湿了绣花女子最细腻的情感,那一针针婉约又空灵的针脚,绣出了多少含情脉脉的烟花柳。火红的炭火里,有爱的心意,有初恋的甜蜜,还有梦幻的憧憬,一脸的桃红起了雾。

瑞雪的花语虽然是铺天盖地的,但朵朵雪花的心绪都是缜密的,细致的,一切最美好的愿望都张着粉嫩的翅膀,滑落在,重温着,溢满了明快的感觉,在温暖的堂屋里起舞,留下最明亮的期盼。

瑞雪是乡村的贵族,城市的绅士,更是大自然最出色的艺术家,懂得用花语挥洒自己的情愫,表达季节的哀怨,渐次的飘落是它淡然含蓄的表情,酣畅淋漓、爽快

大气,时时处处都表现出大师的气度和风范。这隆冬的精灵,匆忙中,会幻化出多少洁白无瑕的艺术佳境。

读得懂一场场落雪,听得清人间花语,苍茫天地间,瑞雪随意飞翔,每一朵都是冬天最娇美的花;也是寒风的情人,耳边的轻语,成了人世间最温柔的甜蜜。置身于这梦幻的世界里,每一个呵出的温暖,都是雪天的珍爱,寂寞不再,孤独也学会缠绵,转身的华丽中,是生生世世的不离不弃。

试着用手心去握落下的雪,我满心的欢喜被融化成水,它们将顺着我的经络,开出一朵朵无声的花语,只是,我听得见,你听不见。



挚爱亲情

载着爱返程

陈亮



作为一个常年漂泊在外的游子,每年接近春节,回家的喜悦之情都难以言表。然而,在家的日子总感觉那么短暂。刚刚过了春节,就到了正月,走完所有的亲戚,就又得踏上新一年的打工征程!

只是年前和年尾的心情却恰恰相反,每年回家时都是满载而归,除了腰间别有票子外,更多的是载着对家人的思念和团聚的期盼。而每年返程时,那种意犹未尽和依依不舍总是令人心情沉重、无比低落。

今年也不例外,和家人总有说不完的话。尤其是定好车票后,临近出发的几天,

二位老人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和我坐到大半夜,不是给我烧醪糟就是给我炒花生。似乎把这一年来电话里没能来得及说的话以及所有吃食都要赶在这个时候全部弥补上。说话时还总开着电视机,在此期间,每个人的眼睛都会盯着电视,但各自的心里却都在酝酿着各自的话语和心事,每晚也都是夜半更深才依依不舍得“散场”。

得知我第二天就要启程,母亲几乎是忙碌了整整一个晚上,先是炒了一大桌的菜,一家人坐下来慢慢享用后,母亲就又开始为我炒花生、烙锅盔。忙得不亦乐乎,最后还将她冬天里晒制的干萝卜片和干洋芋片也分别用塑料袋子装了两大袋。

除了这些,母亲还用几个事先缝制好的棉线布袋分别装着玉米糝儿和蚕豆、核桃、红枣、绿豆、洋芋粉等土特产。见母亲不停地翻箱倒柜忙乎着,就连她煮制的黄豆酱也用洗净的罐头瓶子装了好几瓶,将一个大提包装得鼓鼓胀胀的。我就对母亲说:“行了妈,外面啥都有,您老人家就别忙乎了吧!”“嘿嘿,我和你爸长年在屋里种庄稼,钱是没有宽裕的,这些土特产咱家可多得。”母亲边为我收拾行李边笑着说,“外面是啥都有,只是你看现在物价上涨得厉害,啥都贵得怕怕,没看我们在家过个年就花了好几千,更别说城里人,这些东西虽然不值钱,但你在外面起

码暂时不用花钱买,这省下的就是挣下的嘛!”“可是您收拾这么多我咋拿得下啊?现在还是春运,车上人多,这可真不方便。”我对母亲解释说。“现在交通方便,都是车捎,又不用人出大力气,门口都是轿车这还怕啥?再说你们两个人,路上相互照应着,拿这点行李算个啥?”母亲一句话说得我无言以对,我就只好听之任之了。

刚睡到凌晨四点半,就又听到母亲起床忙乎了起来,原来她又用电饭锅为我们煮了一大锅茶叶蛋,说是让我们车上饿了充充饥,紧接着又为我们擀面条。待我们起床,母亲就早已经将所有的东西收拾停当。

吃过母亲煮好的面条,二位老人就分别提着鼓鼓囊囊的两个大提包,依依不舍地将我和妻子送到村口的石拱桥边等车,可任凭我们说什么,老人都不肯将他们装好的东西掏一样出来。

不一会儿,班车就鸣叫着喇叭呼啸而来了。我和妻子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将这两大包东西扛上车。车子启动的瞬间,尽管为母亲装的这两大包东西感到纠结和不快,可我分明看到了两位老人眼眶里盈满了潸潸泪花,我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刹那间,我也不再为此而沉闷,尽管离别的心情一如两位老人一样痛苦万分,可我的心里却感到无比灿烂。我知道,这包裹装的不仅仅是食物,更是老人们沉甸甸的爱!

晓风晨语

荠菜飘香报春来

马科平

雨水过后,万物萌动。微风吹拂,阳光灿烂,乡村的田埂、地头、沟坡,便破土拱出一片一片、一簇簇绿紫相间的荠菜。那嫩绿的叶子,安静自信,饱含春的气息,向人们展示大自然中生命的律动。

几经日头,荠菜嫩绿的叶子就像婴儿的胳膊一样圆润,又像带有锯齿的羽毛般张开。由于土壤肥力和墒情的影响,大大小小的荠菜,呈现浅绿、深绿、灰紫等种种颜色,既吸引我们的眼球,又调皮地躲在某个角落,玩起捉迷藏的游戏。

那锯齿形的叶片窄窄的,嫩绿如翡翠,玲珑剔透,鲜活可爱。有一种荠菜,叶尖长得跟微型勺子一样,表面凹进去,样子异常漂亮。这种“勺勺”荠菜色浅绿,叶子光滑,可以生吃,脆脆的,有一点辣。

选择某个周末,暂时放下都市生活中那些令人着迷、激动、困惑甚至伤愁的事情,与家人一起去郊外。在天高云淡,日暖风轻的田野里,提上竹篮,手拿小铲,下河滩,进沟洼,上埂坎,来来去去地走,在春天泥土的香味里找寻荠菜。弯腰抬腿,散散漫漫,无拘无束,感觉自己的心田一阵清爽,心底的脾气渐行渐远,生活的压力有所舒缓。不说挖荠菜的兴奋,单是这么一转悠,蜷缩了一冬的肌肉也活动得舒服痛快。

一天半晌,挖得一两篮荠菜,新新鲜鲜。清水里淘洗干净,案板上剁碎,加盐调上生姜末和花椒粉,拌上葱,最好是再和肉末、豆腐,做成馅,包饺子。荠菜饺子鲜,嫩,有一种野味在里边,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当热气腾腾的荠菜饺子端上来的时候,空气里立刻弥漫一股清香。咬一口,满嘴是醇醇的滋味和肉香,咽下时有淡淡的苦和微微的甜。

荠菜炒鸡蛋是最简单的一种做法。先将鸡蛋打入碗中,搅成糊状,再将荠菜洗净切碎加入,再搅拌均匀,锅内加油少许,油热后,下锅翻炒,用锅铲摊成饼状。做熟后的荠菜饼黄中透绿,飘出一股独有的清香。荠菜不仅好吃,还是一味不用花钱的良药,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止血、明目降压的作用。

也可凉拌荠菜。把择洗净的荠菜,用开水煎了淋凉,沥干水分装入盘中,加上姜末、蒜泥、酱油、陈醋、花椒油,搅拌均匀再淋几滴麻油,一盘凉拌荠菜就做好了。看上去嫩绿绿,闻起来香喷喷,吃起来脆生生,清爽可口,回味无穷,真可谓吃在嘴里美在心里。所以有民谚说:“吃了荠菜,百蔬不鲜。”

荠菜跟大葱、野蒜苗一起炒着吃,叶嫩而不烂,经嚼添鲜,素而味美。还可按各自的口味,或蒸,或做汤,或腌成菜,或蒸馒头,随意调剂。

春天里的荠菜就像一杯芬芳的醇酒,《诗经·谷风》曰:“谁谓荼苦,其甘如荠”,生活中或许因了诸如荠菜般的亮色,才有了别样的味道。